

飘花令

(台湾) 卧龙生

(六)

海峡文艺出版社

飘花令

(台湾) 卧龙生 著

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

(闽)新登字 05 号

飘 花 令

(共 六 册)

(台湾)卧龙生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 印张 147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80534-610-0

I·504 定价:54.80 元





目 录

第五十八章	石城怪丐	(1579)
第五十九章	难明真相	(1605)
第六十章	石城城主	(1632)
第六十一章	拜认义父	(1660)
第六十二章	情有独钟	(1686)
第六十三章	突来圣令	(1713)
第六十四章	真假难分	(1740)
第六十五章	生死一线	(1767)
第六十六章	九指魔翁	(1795)
第六十七章	蛇王复出	(1823)
第六十八章	以毒攻毒	(1848)
第六十九章	手足相残	(1878)
第七十章	生死一搏	(1909)

青衫人道：“劝他别妄动逃走之念，此地只有一条出路，已然布有毒瘴，纵然是一身绝世武功，也无法生离此地。”言罢，转身疾奔而去，片刻之后，消失于夜暗之中不见。”

慕容云笙回顾了青衫人的背影一眼，道：“合咱们两人之力，未必就败于他手中，为什么要放他离开？”

杨凤吟道：“就算咱们胜了他，也无法离开此地，何况，咱们两人联手，也是无法胜他。”

她缓缓在锦墩上坐了下来，道：“你坐下来，处此情境，智谋犹重于武功，咱们应该仔细想想，寻个脱身之策。”

慕容云笙苦笑一下，道：“康无双、连玉笙久等不见咱们归去……”

杨凤吟接道：“康无双智计不在我们之下。他信任我，决不会想到邪里去，他会想到咱们已经遇险。倒是那青衫老人，举止有些奇怪。”

慕容云笙道：“也许，他也受过家父之恩。”

杨凤吟摇摇头道：“不会如此单纯。如果我推想不错，他可能就是石城中的首脑。”

慕容云笙接道：“你说他是这石城中主脑人物。”

杨凤吟道：“不错，慕容兄看法可有不同？”

慕容云笙道：“他如是这石城中的首脑，似是用不着再有顾虑，早已宰了咱们。”

杨凤吟道：“如若他和咱们两人沾有亲故呢？”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和姑娘沾有亲故吗？”

杨凤吟道：“不是小妹，是慕容兄。”

慕容云笙道：“在下幼稚时，家散人亡，纵有亲戚，也不会相识。”

杨凤吟道：“如若他是你很亲近的人呢？”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不会吧？”

杨凤吟道：“我有一个奇想，说出来，希望慕容兄不要见怪。”

慕容云笙道：“此情此景，咱们是生死与共，姑娘有什么话，只管请说就是。”

杨凤吟道：“你说，那人会不会是慕容长青？”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你说他是家父？”

杨凤吟道：“我是这样想。”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不过，我这想法，也并非全无根据，胡乱猜想。”

慕容云笙道：“这事情非同小可，你有什么根据呢？”

杨凤吟道：“听他讲话的口气，似乎是这石城中身分极高的人物。他能在立刻之间，下手处死那长发少女，那可证明他拥有随时可以杀死自己人的权力。”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很有道理。”

杨凤吟道：“他对自己的属下，随时就下手处死，那可以证明他是一位生性十分冷酷的人。他对咱们很优待了。”

慕容云笙道：“把咱们囚禁于此，还算是很优待吗？”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那要看一个人的性格了。以他举手杀死自己人的冷酷，对我们已算是十分优待了。”轻轻叹息一声，接道：“如若我还是自由之身，能和你常守斯地，似乎天地间，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般，对一个女人而言，实也该心满意足了。”

慕容云笙黯然说道：“姑娘已然示意在下，只怪在下太过愚蠢，不解姑娘言中之意。”

杨凤吟道：“现在，我已经是那康无双的妻子了。”

慕容云笙道：“我明白，但在下对姑娘仍像过去一样的敬重。”

杨凤吟道：“康无双很可怜。他为我丢了那三圣门大圣主的乌纱帽，抛弃了四个如花妾婢，如是我死于此地，他什么都未得到。”

两人心中潜伏的深情；爱意，一直都紧锁心胸，此刻一旦开启，有如江河溃堤难以遏止之感，似是已忘了正置身险恶之境。

慕容云笙苦笑一下，道：“在下觉着，世间正有着无数的人，羡慕于他。”

杨凤吟奇道：“那三圣堂的大圣主，虽然是虚有其名，但总比冒险犯难，被困于斯好得多了。如今还有什么好羡慕的？”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他获得了姑娘芳心，获得夫妻之名，那还不够他满足吗？”

杨凤吟突然流下泪来，道：“他是我丈夫，但他……”突闻步履之声，传了过来，杨凤吟急急拭去泪痕，转脸望去。

只见两个绿衣女童，手托木盘，联袂而来，木盘上盛着八色佳肴，和一瓶美酒。

左首一个女童进入室中，欠身一礼，道：“两位腹中想来十分饥饿了，小婢奉命送上酒菜，恭请公子和姑娘进食。”

慕容云笙道：“你们奉何人之命？”

左首女童应道：“我们是丫头，差遣小婢的人很多。”

慕容云笙道：“这一次，是何人派遣？”

两位小婢怔了一怔，相互望了一眼，仍由左首小婢答道：“酒菜之中，决无毒药，两位但请放心食用，至于何人遣派而来，小婢未得令允，不敢奉告。”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就在下所知，这地方只有一条出路。”

左首女童应道：“不错。”

慕容云笙道：“路上布有毒瘴，是吗？”

左首女婢点点头道：“是的。”

慕容云笙道：“你们如何到此，竟然不为毒瘴所伤？”

左首女婢道：“小婢们早已服过药物。”

慕容云笙道：“这酒菜之内，难道不会落入瘴毒吗？”

左首女婢笑道：“这个，公子但请放心，越过瘴区之时，酒菜都密封着。而且出了瘴区之后，又经过药师处置。”

慕容云笙一挥手，道：“你们拿回去吧？”

左首女婢似是早已料到有此一变，嫣然一笑，道：“公子和姑娘，要在此留住很久，如若不进食用之物，岂不要活活饿死吗？”

慕容云笙正想挥手喝退二婢，杨凤吟却抢先接道：“酒菜放在这里。”

二个女婢应了一声，放下酒菜，转身退出室外，一旁一个，守在门口。

杨凤吟道：“你们回去吧！酒肴丰盛，我们要慢慢食用。”

仍由左首那女婢应话，道：“小婢们奉命，等两位进过食用之物后，收拾了碗筷，再行退下。”

杨凤吟道：“那是说，两位奉命，要看着我们吃下酒菜，才肯离开了。”

左首女婢应道：“我们奉命送上酒菜，取回盘碗，小婢们不敢抗命，只有在这里恭候了。”

杨凤吟道：“这当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了。”

慕容云笙接道：“是了，那酒菜之中有毒，一定要我们吃下。”

左首女婢应道：“这石城之中，武功强过两位的人，太多了，很多人都可以出手杀死两位，似乎用不着在酒菜之中下

毒。”

慕容云笙道：“那也许是一种慢性的毒药，目的只希望我们中毒。”

左首女婢缓缓说道：“小婢们来时已得吩咐，如若公子心中生疑，小婢们奉命愿先尝试。”

杨凤吟道：“好一个利口丫头，你叫什么名字？”

左首女婢应道：“小婢叫春月。”

杨凤吟道：“食中如是无毒，那花样是在碗盘之上了？”

春月道：“两位猜来猜去，实是多费心机，既来之，则安之，两位既无能冲出石城，似乎应该安于天命。”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看来两位不似来侍候我们，倒似来监视我们了？”

春月道：“姑娘言重了，婢子们当受不起。”言罢，闭上双目，不再望两人一眼。另一个小婢，似是一切唯春月马首是瞻，也跟着闭上双目。

慕容云笙望了两个女婢一眼，道：“两位慢慢地等吧！我们如是不肯吃，我不信两位有能力逼我们吃下去。”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好！咱们和他们比比耐心。”盘膝而坐，运气调息。

第五十九章 难明真相

杨凤吟已发觉目下处境的僵持，已非自己的才智、武功所能解决，只有暗中忍耐，等待着演变机会。慕容云笙也随着杨凤吟坐了下去。身处绝境，生死已非自己所能控制，两人都

放开胸怀，运气行功。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杨凤吟首先醒来。只见那青衫老人端坐在一张锦墩之上，闭目养神。她打量了室中情势一眼，再望望慕容云笙，只见他顶门上不停冒着热气，似是调息正值紧要关头。

室中一片寂静，静得落针可闻。

但见青衫老人睁开双目，瞧瞧杨凤吟，点头一笑，却未出声打招呼，好像很怕惊醒了慕容云笙。杨凤吟口齿启动，话还未说出口，青衫老人急急地摇摇右手，示意她不要说话。

再看室外，二婢仍然一左一右地站在门外。室外酒肴仍然好好摆着。

又过片刻，慕容云笙也醒了过来，长长吁一口气，睁开眼睛。

青衫老人站起身子，笑道：“你们这一阵坐息，大约使体能恢复了不少，外面看来，容光焕发，如若再进一些食用之物，当可使体能完全复元。”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送来酒饭的两个女婢，也这样讲，劝我们进用酒饭。”

青衫老人笑道：“这些酒菜已冷，自然不堪再食……”提高声音道，“春月进来。”

春月举步入室，欠身应道“小婢候命。”

青衫老人道：“你叫厨下，作几样精致的菜肴，拿一瓶雪酿桃蜜露，我要陪两个贵宾，好好地吃一顿。”

春月道：“婢子遵命。”收了早先送上的菜肴，转身而去。

青衫老人目睹二婢去后，笑道：“大约有二十年了吧，老夫没有和人同桌吃饭了。”

杨凤吟道：“那是对我们特别的优容了。”

青衫老人笑道：“也许我和两位有缘分。”

杨凤吟道：“缘分只怕不如亲情。”

青衫人呆了一呆，但立刻又恢复了镇静之容，缓缓说道：“女娃儿，你在胡猜些什么？”

杨凤吟道：“我只是这样想，你如真是慕容长青，为什么不敢承认？为什么不敢认你的儿子？”

青衫老人微微一笑，道：“姑娘，不要自作聪明。”

杨凤吟道：“你如不是慕容长青，那你为什么不敢否认？”

慕容云笙眼看那杨凤吟单刀直入地和青衫老人谈了声，反而有着不知所措的感觉，呆呆地站在一侧。

青衫老人似是在有意逃避，微微一笑，道：“姑娘，有什么话，咱们用过酒饭再谈不迟。”

杨凤吟道：“世上到处有珍肴、美酒，我们要吃东西，也不用冒着万死之险，来到这地下石城中，进用酒饭了。”

青衫老人双目中神光一闪，杀机隐现，似想发作，但却突然一闪双目，忍了下去，缓缓说道：“等用过酒饭之后，老夫再解答你们心中之疑。”

杨凤吟道：“我想不明白。”

青衫人道：“你要明白什么？”

杨凤吟道：“为什么一定要我们食用酒饭？”

青衫人冷笑一声，道：“姑娘，老夫在这石城之中，住的时间太久了，养成了暴急之性。如若姑娘得寸进尺，激怒老夫，只怕有得你苦头好吃。”

杨凤吟道：“我们既然来了，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青衫老人不再理会杨凤吟，目光却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说道：“你过来。”

慕容云笙缓步行了过去，道：“老前辈有何吩咐？”

青衫人道：“咱们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受妇人之气，对吗？”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晚辈不解老前辈言中之意？”青衫人还未来得及答话，两个女婢已然捧着酒菜而入。室中有一张矮桌，两个女婢把酒饭摆在矮桌之上，欠身而退。

青衫人首先拿起筷子，把各种菜肴都吃了一口，然后，又喝下一杯酒，道：“酒菜之中无毒，你们可以放心食用。”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他说过食完酒饭之后，再解我们心中之疑，不知是真是假。心中念转，口中说道：“老前辈答允我们食过酒饭之后，解答我们心中的疑问，这话还算不算数？”

青衫老人淡淡一笑，道：“自然是算的，不过，你们不要希望太高。”

慕容云笙道：“老前辈的意思是……”

青衫人道：“进食吧！未进酒饭之前，恕老夫不再回答。”

慕容云笙举手一招，道：“杨姑娘，百里行程半九十，这位老前辈既然答应了我们食过酒饭之后，解答我们心中之疑，何不坐下……”

杨凤吟接道：“我腹中也有饥饿之感。”话落口，立时举筷大吃起来。

慕容云笙也随着举起筷子，酒菜并用。

两人腹中本有饥饿之感，这一放怀而吃，不大工夫，四盘佳肴，被吃得盘底朝天。

青衫老人，冷眼看两人吃完之后，微微一笑，道：“两位吃饱了吗？”

慕容云笙道：“没吃饱也算饱了，在下希望早些知道心中之疑。”

青衫人道：“好！不过，老夫有一个条件？”

慕容云笙道：“什么条件？”

青衫老人道：“你们能找到此处，不论武功如何，但一定有很高的智慧。”

杨凤吟道：“怎么样？”

青衫人道：“你们心中疑问很多，老夫不能一一回答，因此，你们一个人只限问一件事。”

慕容云笙心中暗算：但我一人心中疑问，又何止两件，只限我问一件，无论如何难解心中之疑了。

青衫老人似是已瞧出他心中所疑，微微一笑，道：“来日方长，不管你们心中有多少疑问，只要你们答应长留此地，慢慢地都可以了解。”

杨凤吟突然接口说道：“限问一件就一件吧！我先问了……”

青衫人摇摇手道：“慢着。”

杨凤吟道：“怎么？难道连限问一件的承诺，你也要悔约吗？”

青衫老人招来门外两个女婢，道：“你们收拾好碗盘退去，未得老夫令召之前，任何人都不得进来打扰。”

两位女婢应了一声，收了酒盘退下。

青衫人目睹二婢去远，才缓缓说道：“现在姑娘可以问了。”

杨凤吟道：“那慕容长青是否还在世上？他现在何处？”

青衫人略一沉吟，道：“姑娘问的是两件事，老夫只能回答一件。”

杨凤吟道：“那慕容长青有儿子在此，是否还活在世上，他儿子应该比我更关心了，我只想知道他现在何处？”

青衫老人微微一笑，道：“在这石城之中。”

杨凤吟冷冷说道：“我问他人在何处？”

青衫人笑道：“就在这地下石城之中。老夫并未答错啊！”

杨凤吟道：“我知道我可能上当，所以，我先问了了一句。”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你要想想再问，需知个中关系很大，你如是问对了，武林中演变、纷争，纵然还无法全盘了解，但已可找出一点眉目。你如是问错了，咱们只能去凭空推想，再也难找到这样的机会了。”

慕容云笙两道精湛的目光，凝注在青衫老人的脸上，道：“我希望你不是慕容长青。”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你要问什么？如是老夫回答了你，你就没有再问的机会了。”

慕容云笙道：“我们两人限问两件事？”

青衫人道：“不错。”

慕容云笙道：“在下想把这一问，让给杨姑娘。”

青衫人道：“你如相信她能一言问明内情，自然可以。”

慕容云笙道：“姑娘才慧，一向高过在下，请代在下问吧！”

杨凤吟点点头道：“好！有些话你也许不便出口。”她双肘支放在矮桌上，手托下颌，凝目沉思。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你在想什么？”

杨凤吟道：“我在想应该如何问他。咱们已经知晓慕容长青在这石城之中，现在我要想一个使他无法推赖的问题。”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不错，虽然只是一句话，但却是极高的智慧运用。”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赌奸赌猾不赌赖，你不能强词夺理。”

青衫人道：“老夫回答之言，自然能交代过去。”

杨凤吟道：“你不能拒绝回答，也不能说不字，是吗？”

青衫人道：“好！你问吧！”

杨凤吟缓缓说道：“我要和那慕容长青比试一招掌法。”

青衫老人微微一怔，显然，他未想到杨凤吟会如此问法。

只见他双目中神光闪动，缓缓说道：“可以，不过，老夫要先说明一件事？”

杨凤吟道：“什么事？”

青衫人道：“那慕容长青武功高强，如若姑娘要和他比试一掌，很可能你就会没有了性命。”

杨凤吟道：“我不怕。”

青衫人突然转身去，伸手在脸上揭下了一张人皮面具，缓缓转过了身子，道：“就是老夫。”

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道：“我早已想到是你了，不知你为什么还要玩出这么多花样？”

慕容云笙虽然心中也有此想，但那青衫老人承认了自己的身分之后，仍然觉着心头大震，呆了良久，缓缓跪了下去，道：“孩儿见过爹爹。”

慕容长青神色严肃，冷冷地说道：“我如要杀害你们，你们根本就进不了这座石城。”一挥手，一股强大的潜力，托起了慕容云笙的身子，接道，“你站起来。”

慕容云笙只觉那力道奇大，身不由主地被托了起来。

杨凤吟突然仰天长叹一声，道：“你一生仁慈，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对你心存感激，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成立三圣门，把武林闹得天翻地覆。”

慕容长青神情冷峻，答非所问，道：“你们心中既然已猜到了我就是慕容长青，就不该迫我承认身分，以真面目和你们相见。”

杨凤吟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慕容长青道：“住口，老夫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还不知晓吗？”